



伊莲

HÉLÈNE

吴虹飞 著

一个人很懒，不爱一个人也脆弱。
食则草虫，衣则布衣。

北京 万卷出版公司

伊莲
HÉLÈNE

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吴虹飞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伊莲/吴虹飞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4
ISBN 978-7-80759-797-1

I. 伊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51060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26mm × 185mm

字 数: 145千字

印 张: 7.25

出版时间: 2009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鹤鹏

特约编辑: 何 娜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ISBN 978-7-80759-797-1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——为孤独作证

统，从高晓松到“水木年华”中的卢庚戌、李健，在商业上也获得成功。可是吴虹飞与他们截然不同，她几乎是背离了这样的传统，导致她其实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，更不易被商业所接受的，甚至有争议的音乐之路。我想，像她这样的创作者，既敏感又尖锐，在两重身份之间自相矛盾，也是难为了她。

我时常想，很多诗人、作家一生都是对一种主题，一个核心，反复重写。在吴虹飞这里，从她许多年不经意的积累中，我想她所写的是对生活、对爱情的一种决绝和悲观的态度。她的写作依然是直接、有着杀伤力的，某些词汇的重复，强化出某种宿命的和声。

她在早期呈现出一种乖张的气质，尽管这样的乖张同样是悲天悯人的，我还是会疑惧这样的方式，到底于生活和写作无益。到了后来，她的散文语言渐渐变得跳跃、轻快，甚至笑语盈盈，嘲讽也变得温和起来，在众多的女作者当中，她有着不可多得的幽默感。我想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吴虹飞实现了她写作的进展。如果说，萧红有着她的尖锐和忧伤，张爱玲有着她敏锐和华丽的文体，杨绛的《洗澡》有着从容、温厚的讽刺，翟永明诗歌中的“孤零零的失败感”有着浓重的女性色彩。而吴虹飞偶尔也流露出相似的端倪。她的写作，有着可贵的独立态度，不追逐于趣味，并具备着诚实和必要的写作技巧。我想她的才华，要靠以后更多的写作和积累来证实。

她和她的独立乐队所做的摇滚乐，可以称为某种意义

上的“声音修辞学”，与她的小说创作，形成强烈的互文关系。2008年，她带着乐队和新唱片《胭脂》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做了巡回演出。她十年的创作有着这样的结果，作为她的导师，我也感到由衷欣慰。不管她的声音是否为人所接受，我愿她的才华得到更广阔的发展。

清华大学中文系 蓝棣之（教授）

第一章

(1)

许多年前，列农就在女生宿舍的楼下等伊莲。看门的大妈喜洋洋地告诉伊莲：“伊莲，有人找你。”伊莲就很害羞地跑了出去。见到他，就带着他绕到远一点的地方去，生怕别的女生看见。门房说：“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呀？”伊莲就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是。”

他个子不高，又瘦，戴着眼镜儿，半长头发，脏兮兮的。伊莲觉得他长得有点难看。很快到了冬天，他们穿过圆明园到一个流浪的歌手那里去听他唱歌。他们在土丘上一前一后地爬上、爬下。树叶都掉光了，那些灰灰的树在风里显得细长细长的，麻雀们在地上一跳一跳地找东西吃。伊莲穿着列农的一件灰色的夹袄，肥肥的。他就说：“你就像这冬天的肥麻雀一样的。”伊莲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。她想他有什么资格觉得自己像麻雀。自己明明不是麻雀。

还记得在天渐渐变冷，却还没有下雪的时候，同样脏兮兮的一个流浪歌手，他唱歌其实也并不怎么好听。尽管他唱歌不好听，可是他会唱很多罗大佑，把琴弹得铿锵作



响，还激愤地抨击着什么。伊莲也不明白这个世道，也没见过外国人。那时她还没有见过其他流浪歌手，她几乎就要爱上这个人，天天想法到他家去磨蹭。他家有一只狗，叫大佑。有一天夜里伊莲骑单车到圆明园去找他，在园子里差点迷了路。他有一间很小的屋子，黑黑的。那天，电视里放着《伊豆舞女》，山口百惠演的。有一个镜头，是那个舞女在河里洗澡，被那个三蒲友和看见了。就一个镜头。白白的，一晃过去。他们那时都缩在被窝里，被窝就铺在地上。他就说：“呀，你就是那样子的，白白的。”

伊莲当然觉得很害臊，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豆芽菜。他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就来脱伊莲的衣服。伊莲死活扯着裤子不肯。这个事情太严重了。她怎么也不肯。他这样纠缠了半天，发现伊莲很难攻破，就在她身上蹭来蹭去的，嘟囔着说：“只要流到你的肚子里，你就会有

小孩了。”这个话让伊莲感到很恐怖，她通宵睡不着，第二天回学校上课，伊莲还特别担心什么流到了肚子里。

流浪歌手觉得反正伊莲也不上他的当，就把她发给了他的哥们列农。那时候，在流浪歌手的家里，他们都坐在草席上唱歌。流浪歌手唱的是海子的《九月》，列农唱的是列农的《IMAGINE》，伊莲唱的是《蝴蝶》：

有谁知道蝴蝶在用黑色的唇
歌唱

有谁知道蝴蝶夜里她们在
哪里游荡

有谁曾经真心真意爱上一只
蝴蝶

有谁知道蝴蝶从来不能自由
地飞翔

列农就说：“多美的蝴蝶
呀。”

伊莲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
他是说她呢，还是说她写的歌，总



这样害怕。

列农在黄庄的一个地下室的琴行里帮别人看店，没有工资，只是住在地下室里，每天两顿油水很少的饭而已。伊莲时常逃课去他的店里，学琴，唱歌，写作业。他带着伊莲听那些打口的带子：Led zeppelin, Nirvana, Rolling stone, The wall, Doors, 后来又更多到听了Lacrimosa, Bjork, Portishead, Rasa, Black box recorder等等。那时为了给饭卡加钱伊莲还站在海淀图书城卖打口带。她记得自己是卖口带的唯一的女孩子。他们一起站在冬天的风里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一听到警察来了就玩命地跑。

渐渐地伊莲跟着他一起写歌，每写完一首歌，她都会弹着琴唱给他听——他是唯一的听众。列农说：“你唱歌真好听。”

1996年7月15日晚上，在中关村空旷的大街上，伊莲突然不想和童话中的辛德蕾拉一样，在12点之前返回宿舍。她打了列农的传呼，然后坐在学校门口等着。伊莲呼他是因为他是唯一可以呼的人，而他终于来了。他的车胎被扎了，瘪瘪的，驮着伊莲“咣当咣当”地踉跄前行。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伊莲的钱也不够补一次胎，而那时候也早已没有了修车的人。他们沿着河走，走过萤火虫、露水、野蒿、看瓜人的凉棚、桥，还有风。

和列农一起经过村里小卖部时，伊莲一直盯着玻璃橱窗里的“好丽友”巧克力派。巧克力派。她嘴里嘟哝着。开始列农没有听见。但是伊莲嘟哝了好几遍之后他终于听明白

了。他说不就是巧克力派嘛，我给你买就是了。他一个劲地要从衣服兜里往外掏钱的时候，伊莲很不好意思地拽着他飞快地逃离了现场。

游荡着无所事事，终于没了去处。伊莲也不好意思再回宿舍打扰同学们。她成绩不好，整天都抬不起头，没有兴趣和大家说话。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把学上完。她只喜欢到河边去拉小提琴。列农只能把伊莲带回顾和园旁边的村子里。他家连椅子都没有，伊莲坐在垫子上，那时天渐渐亮了，他就对伊莲说，他的家乡，也就是内蒙，来了一个姑娘，很漂亮，她就坐在伊莲坐的地方，对他微笑。

伊莲说：“她想干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她想喜欢我。”

伊莲笑得简直要背过气了。

他也尴尬地笑了：“她就是要喜欢我。”

伊莲说：“要是她喜欢你，你就喜欢她好了。”

(3)

许多年后，伊莲还记得那年秋天的傍晚，列农带着她去看小龙的乐队的情形。

他说，要带她去看一个乐队的排练。他们是他的朋友，他们的音乐确实与众不同，列农当年确实是这么跟伊莲说的。他在学校的西门口等着她上完最后一堂课，然后一起骑着车，到离T大不远的圆明园去探望列农的朋友们。

他们到达村子时天已经黑了，排练也结束了。小龙那天

有点喝多了。他躺在床上，赤裸着上身。那是伊莲第一次见到小龙。他还没有醒来。

那一年，伊莲爱上小龙。这是她18年的生活中，第一次坠入一场真正的爱情。

他没有醒来之前，伊莲就爱上他了，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，已经无从追究。

多年以后，在印度支那，伊莲最后一次梦见小龙，她梦见自己不停敲打着他的门窗：请开开门，夜已经这样深。

小龙，吉他手。汉族，新疆口音。1973年3月6日生人。双鱼座。身高178cm，他非常瘦。弹琴，寡言，善饮。他的脸乍一看似乎有刀疤，而实际上并无疤痕。他只是给人这样的一种感觉。

她轻易地爱上了他的伙伴，他的同行，他的乐评人，他的老板，他的制作人，以及报道他们的报纸。因为爱他，她轻而易举地爱上他栖身的村庄和他的邻居，以及开往村庄的破败小巴。她爱上了阳光，爱上繁华的物质，温暖的肉体，她爱上了和她同住的女孩子，她的疾病以及她死去的母亲。她爱上萧条寂寞的学院生活以及黑暗中难以启齿的情欲。她爱上那些轻浮放浪的华服少年，忍受并原谅了一切谎言和不公正。

每到周末，伊莲提着篮子到他们居住的村子去找他们的乐队。那是1997年的秋天，伊莲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孩。篮子里有时装着鸡蛋，有时是水果，有时是肉。

(4)

中秋的夜晚。“唱‘刀’吧。”列农热心提议。

伊莲已经喝了一点，脸发热。她喝了一些可乐和白酒的混合物，感到自己要飘起来了。

“刀。我的刀。只能伤害自己的刀。”

伊莲从来没有这么想唱歌过。真的，她很快乐。“快乐是什么？”乐手们问。伊莲说：“快乐是一杯有毒的酒。”

“啊刀，两手空空，紧握着刀，带着你的刀你就返回家园。返回家园。”伊莲反复地唱。这首歌她终于写完了，在中秋到来之前。他们叫“好刀，好刀——”，伊莲大笑起来，又喝了许多的酒。

乐队的人都出去看月亮了。列农在伊莲旁边坐着。

伊莲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出去呢？”列农不说话。

伊莲站起来，和列农看月亮去了。

列农远远地跟着伊莲。伊莲停下来，向他微笑。他也笑了，亮出了白色的牙。伊莲指着一家还亮着灯的店，说那不是卖酒的。他说不是，那是卖馍馍的。

小龙跳过来吓伊莲，小龙长长的头发。伊莲大叫着躲到列农后面，大笑起来。

伊莲很快乐。月亮被一点一点地吃掉了。她披着小龙的夹克。小龙读了一首长长的诗，关于鱼，鱼游到对岸，美丽的女子在月光下跳舞，长发拍打着背。一切都美丽而有趣味。小龙声音低沉，充满了诱惑，小龙说：“你写的歌很好，我想做你的制作人了。”

小龙是一个很好的男人，很大气，很豪爽。小龙弹琴时像疯子，充满了力量和震撼。

小龙再次喝醉时，伊莲就哭了。

有一次小龙病了，他侧身冲里伏在床上。伊莲进来时，他翻身过来。伊莲没看他的眼睛，却看见他的脸更加尖了。伊莲大声和其他人说话，想到小龙永远都不会和自己说话，心就疼起来。

她想告诉他一些话。那些话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话。但她什么也说不出来说。

她想，我再也不要去看他了。

(5)

石头是冰凉的，和夜一样冰凉。

圆明园是世上最美的也是最荒凉的园子。列农和所有自称是圆明园的孩子的人都这么认为。

白天园子是耻辱的，她忍受着喧闹、侵入和侮辱。一部分人收门票，大部分人轻佻地涌入园子。践踏每一块土地和石头。他们只是企图进入园子。

夜里园子里是没有人的。也许有鬼。传说中有屈死的美丽宫娥在水上漂过。然而鬼是不收门票的。所以伊莲来了，伊莲喝了点酒，就跟随列农走过荷塘、拱桥、小径，走到那些火烧后遗留下来的残石堆里。所有古代的石头都静默着，庄严地不发一语。和夜一样美丽和神圣。

酒还在胃里，犹有余热。隔着薄薄的衣衫感到身体下的

石头冰凉蚀骨。

列农企图让伊莲温暖一些。列农用低沉的嗓子唱Nirvana的歌：“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.”没人关心伊莲夜里在哪里游荡。列农在酒席上站起来撞撞跌跌地跟着伊莲，一直到园子里。他一直想让伊莲暖一些，然而没有用，伊莲一直都是冰凉的。

列农个子矮小，相貌平平，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曾经学画，没考上美院，流落京城，在琴行里看店。他和那种一直沦落在底层的人一样，无奈地忍受着重压，把艰辛当作一种体验。

有一天，列农又到宿舍的楼下找伊莲，过了半个小时，他看见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女子袅袅婷婷地走下楼来。他退后两步，吃惊地看着她，半晌才说：“你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啊！”

多年之后，列农回忆起带着伊莲去看小龙的那个傍晚。他不知道，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一个傍晚，他就永远失去了伊莲。

在那些日子里伊莲只弹琴。

(6)

伊莲总是盼望着自己被车轧到，这样自己可以很快地死去。小时候她看过一篇日本短篇小说，一个女子过马路寄信被车撞死了，她的情人看着他的樱子“像一只蝴蝶一样轻轻